

白崇禧別傳(五)

謝康

華中剿匪南京大選

民國三十六年八月，白崇禧以國防部長兼領鄂、皖、贛、湘等省區剿匪重任。這時因為共匪軍隊劉伯承（一作伯誠）部數萬人渡過黃河南竄，於是月下旬經過豫南的潢川、固始、商城、六安，抵達距合肥七十華里的金井地方。此地在六安以東，離立煌亦不遠，劉匪擬由此竄入大別山，建立其根據地。中央於是指派白先生駐節九江，成立剿匪指揮所。負責追剿劉匪，破壞他盤踞豫、皖、鄂邊區大別山一帶的企圖。白氏於指揮部成立不久，即於同一年的十一月召集有關方面重要人員於九江開剿匪軍事會議，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亦應命出席。李氏於抗戰中晚期曾擔任第十戰區司令長官，兼主安徽省政，長駐立煌，在大別山六七年之久，屢次建立戰功，不獨熟悉地形，且對該區基層黨政工作，都已建立了良好基礎。又絕大部分的當地居民均深明大義，富有反共愛國精神，一致支持政府的剿匪工作。在這次會議席上，李氏提供很多有關該區的剿匪意見，會議完畢後，並協助白先生策劃一切。於是大

軍開始進剿，經幾次鏖戰之後，劉伯承終於無法在大別山立足，乃率其殘部，向豫西回竄，與陳慶所部的匪幫合流。三十七年春初，白氏完成任務，九江剿匪指揮部，乃宣告結束。

回到南京以後，在那年的夏天五月二十日，第一任民選總統 蔣公就職，政府改組，以何應欽為國防部長，白氏奉調為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兼華中剿匪總司令，駐節武漢，主持豫、鄂等省剿匪軍事及政務。其後改稱華中軍政長官，而任務則大致仍舊，大家於是稱他為白長官，而不是白部長了。

民國三十七年三、二九至五月初行憲國民大會，在南京開會的期間，國內的局勢已相當緊張，許多知道內幕的人對於東北九省和華北情況，深抱悲觀。這緊張形勢的造成，至少可說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國軍剿匪的形勢正開始逆轉，共匪已取得主動攻擊和包圍國軍的若干據點，特別是在東北地區。另一方面是國民大會選舉副總統的問題，影響國民黨內部的團結。尤其是廣西和中央的關係，從七七抗戰開始到現在維持了十年以上的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合作精神，竟不幸因這次孫

科、李宗仁競選副總統事件而重新發生裂痕。其中糾紛，經過候選人放棄競選，國民大會主席團的協調及第四次投票之後結果李宗仁當選副總統，孫科落選。這一幕「選劇」的演出經過和收場，謠言紛紜，使親者痛心而仇者快意。其間擁孫派的廣東代表，並演出全武行，搗毀了救國日報，為孫科幫了「一次「倒忙」，（？）大家知道：中國人的鄉土觀念非常濃厚，當時由於省籍（地理）及歷史關係，廣東代表都選孫科，廣西代表都選李宗仁，湖南代表多選程潛，陝西代表多選于右任，這也是很自然的趨勢。白崇禧是廣西代表之一，他這次幫了李宗仁很多忙，自不免也牽入了選戰漩渦裏面。所以在選舉完後，不到一個月，他丟了國防部長的官，有人以為和這件事或不無關係（？）而為他惋惜。但從白先生看來：正是「曾經滄海難為水，富貴於我如浮雲。」這一個沒有實權的部長，不做也罷。

另外有一件事似乎很湊巧，就是這次最後競選的兩位副總統候選人孫科、李宗仁的太太，都是民選的行憲國大代表。孫夫人陳淑英女士，廣東中山縣人，美國加州斯耐爾女子學院畢業，態

度雍容華貴。李夫人郭德潔女士，廣西桂平縣人，小家碧玉，中學程度，她的學識雖不及孫夫人，但頗擅長交際；因此在國民大會兩百餘名女代表當中，她的人緣相當好，能為她丈夫多拉幾票。這可能是李當選而孫落選的原因之一。但在李宗仁後來代理總統的時候，郭德潔貴為代總統夫人，許多女代表跑去見她，她都不能用應有的禮貌接待她們，使這些女代表很生氣罵她過河拆橋，忘記了為她丈夫助選而拉票時的諾言，甚至裝出不相識的樣子。其實在三十八年五月以後，上海已經淪陷，政府遷廣州那幾個月，前方戰報除白崇禧部隊，偶爾打一兩次勝仗外，其餘都是壞的消息，正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李宗仁和郭德潔，已知道國家事不可為，郭德潔更忙着籌集一些錢，存到香港的外國銀行，準備溜到美國，作寓公之用。她哪裏還有什麼心機接見那些女代表，婆婆媽媽地談什麼國家大事或個人的私事？！

「逼宮」傳說當年真相

當三十七年春夏之交，我們正在南京開國民大會的時候，毛共的氣焰已十分囂張，他們常常廣播，要從四川或什麼地方渡江，並威脅我們，趕快散會回去，不得選舉什麼總統。我們雖不為所動，而民心或已不免因此而動搖。這年頭的時候正是：

亂訊喧囂不忍聞，村墟市鎮幾經焚。
鴛鴦逗逐逐鹿勢，邊帥無能靖寇氛。

殺氣連天曠白日，腥風遍地匝黃雲。
斜陽殘照陵園路，淚灑鍾山總理墳！

共匪所到的地方，都成立了「解放區」；名為「解放」，實則將人民圈入牢獄，處處殺人放火，鬥爭清算，血流漂杵，廬舍為墟，遍地都是屍骸白骨，共軍則狼虎成羣，擇肥而噬。這真是人間地獄，其慘狀為中國幾千年來歷史所未有的。

我國軍以防地遼闊，而且一面剿匪，一面裁兵，兵力不獨分散，且嫌薄弱。加以上述的貨幣貶值等五點重大原因，使各地區的剿共戰爭，幾乎大部分處於劣勢。自總統副總統於五月二十日就職以來，幾個月之間，軍事接連失利：十月十五日，錦州被林彪攻陷，四日後長春跟着陷落，十一月二日瀋陽入於共軍之手，總計我軍損失新式裝備的中堅部隊，約三十餘萬人，東北九省，全部淪陷。

東北淪陷以後，接着就是華北地區大受威脅。林彪的「四野」於三十八年一月十五日，攻陷天津，二十二日開入北平，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未經一戰，即率他的三十萬部隊投降，於是全國震動。同時總統 蔣公為謀求國內和平，不惜犧牲個人名位於一月二十一日，毅然宣佈引退，並依憲法由副總統李宗仁為代總統，出任艱鉅。李於是向南京打長途電話到漢口華中長官公署給白長官健生將軍，請即日飛來南京，共商大局，國步艱難，至是時已達於極點。其實在 蔣公引退以前的幾天，白在漢口曾以黨員身份，打一密電給張岳軍、何敬之、張治中等幾位大員，表示剿共戰爭很難支持下去，請代呈 總裁決定大計

，這封電報大意說：共禍突發，蔓延全國，人民久存厭戰之心，我政府此時應再以和平寬大昭示全國，爭取人心，此不宜再戰者一。軍事方面，士氣日衰，士氣之衰，由於人心厭亂；且部隊待遇未能提高，逃亡之數，日有增加，即施以嚴罰，亦未能制止……在連戰不利之下，似應爭取時間，以為整補準備。為恢復士氣，此不宜再戰者二。物力方面，消耗已多，東北之失，美式新砲已損失一二千門，未能充分發揮戰力，即悉以資敵。而輕型武器損失更多。至部隊叛變攜械逃亡，更寒心……此外關於幣值狂跌影響更不待言，就物力而言，此不宜再戰者三。據此實情，實關大局安危，心所謂危，不敢緘默，懇轉請 總裁迅定大計，並予指示云云。這封電報，措辭相當坦率硬直，據說也是促成 總統決心引退的一個原因。有人說這就是桂系「逼宮」之計，其實是與平津淪陷日期，正相巧合，造成誤會而已。

和戰之間大局已壞

當時健生先生雖贊同雙方無條件停戰而以平等地位議和，但堅決反對毛共所提出的和談八條件；（這八條件參見王成聖教授著：六十年來的中國頁三〇一）並認為如做不到無條件先行停戰，則寧願繼續作戰到底。其後李宗仁派代表邵力子等與毛共代表周恩來等在北平舉行和談兩天，終於無法達成協議。四月二十日，國民黨中常會決議指責中共所謂「和平協定」的歪曲事實。二十二日白崇禧與李宗仁、何應欽、張羣等開緊急會議，根據 蔣總裁指示決定對共黨堅定作戰到

底，實行全面動員，以阻遏共匪的前進。接着就是共軍從江陰渡江，南京與太原同日失守，政府南遷廣州，五月下旬上海淪陷，白崇禧由武漢到長沙，胡宗南在西北，各率所部人馬約數十萬大軍支撐危局。

大局逆轉率軍入湘

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淪陷以後，大陸的局勢，益形逆轉。剩餘的國軍主力，紛向舟山羣島及台灣撤退，（劉安琪一部份兵撤至海南島）。長江既不能守，武漢、華中剿匪總部，不得不向南移，於是沿粵漢鐵路退駐湖南。這時政府已遷廣州，白崇禧將軍以華中長官身份，他的構想是坐鎮長沙，固守三湘七澤，聯同駐防贛省的國軍，作保衛廣州中央政府及整個大西南的打算。依政治地理言，湖南、江西都是百粵的屏障。而湖南則更為重要，也比較安全，易於和兩廣取得聯絡，因為有粵漢和湘桂兩條鐵路的關係，而且當時浙贛鐵路已被匪軍佔有了。武漢雖然淪陷，長沙還可防守。

可是當時政治形勢，已是十分微妙。長沙綏靖主任程潛和湖南省政府主席陳明仁等早已暗中和毛匪澤東通款。由於毛匪和劉少奇都是湖南同鄉的緣故，他們早經派遣許多匪諜，在兩湖做地下統戰工作，秘密散布「和平解放湖南」的空氣。程潛曾任湖南主席，北伐時為第六軍軍長，在南京做過參謀總長，自謂年高望重，（他生於一八八二年，那時已是六十八歲的老頭了），是事實上的「湖南家長」，以為有責任保衛家鄉，俾

免陷於戰爭漩渦的危險。其實他投機善變，愚而好自用，一輩子做官主義，有奶便是娘，卑鄙無恥。而且他和共黨要角林祖涵又是親戚關係，林的弟媳，是程的大女兒，林也曾當過程做軍長時的政治部主任，因此時有聯繫。他之所以墮入共黨的「和平民主統一戰線」圈套，使他背叛黨國晚節不保，也可說他受了誘惑，多少是由於他思想糊塗，加以社會關係複雜所造成的結果。

在共匪統戰工作及謠言攻勢之下，湖南省議會中，也不免有些附匪之徒及意志薄弱犯着「恐共病」的動搖分子，（筆者是廣西省議員，我知道本省議會中，也有這種主張與共匪談和的人物！）他們對白長官坐鎮長沙，指揮軍事和共匪軍作戰到底的計劃是暗中反對或不表歡迎的。他們抱着失敗主義或投降主義的這一羣，都認為共軍既已渡江，席捲了南京、上海、杭州和武漢，湖南決無法防堵這一股勢如洪水般淹來的紅流，既然大勢已去，又何必使地方再遭一次兵燹之災！在他們的心理中，只是準備獻城投降，早日做共產黨的順民好了。因此他們堅決反對在湖南佈防備戰，希望不作玉碎，寧為瓦全，以免除戰爭之禍。

小諸葛與程潛鬥法

但是湖南人從軍的很多，中央軍校學生中以省籍為單位計算，湖南是佔第一位的。國軍將領中固不少三湘豪傑如曾任長沙綏靖公署副主任黃杰將軍等是。又在抗戰勝利後因編遣還鄉的退役軍人中，亦多愛國反共，不信邪，不怕死的英雄

好漢。他們好像曾國藩在湘鄉一帶所招募的鄉勇一般，為着保衛家鄉，都自願請纓殺賊，組織反共義軍，與共匪周旋到底，拚個你死我活。不過由於程潛等首鼠兩端，蓄意靠攏，暗中指示地方政府，對上述這些有志參加反共義軍的鬥士，多方予以阻撓和掣肘，使他們的志願，無法實現，因為他們需要正式的番號，並由政府補給槍彈、糧食、被服及一切軍需物品，對於這類正當的要求，湖南的當權派一律加以拒絕。

這些反共英雄一聽聞白崇禧將軍率師入湘，大家都眉飛色舞，興高采烈，因為白氏是反對李代總統宗仁派代表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等前往北平向共匪求和，而一直主張要談和必先讓共軍停戰，否則寧願和匪軍戰鬥到底的。白氏這次率部隊入湘，已知道湖南省軍政當局態度頗為曖昧，但湖南民氣仍然可用，具有保鄉衛國的革命傳統精神。因此他特別注意組織地方民衆的反共武力，設法支持他們的武器彈藥，以便發揮總體戰的功能。（那時許多湖南籍的將領，都如此主張）

從職權上說：這時白氏是華中軍政長官，不僅擁有軍事指揮的權力，對湖南的政治，他也有權責做他認為有利於軍事上的興革事宜。因此當他入湘以後，即擬訂軍政密切配合的戡亂方案，大意是以軍領政，集中一切人力物力，以求得戡亂軍事的勝利；同時武裝民衆，發揚民團精神，以協助國軍保衛地方。所有國軍部隊，則分別以軍或師為單位，分駐全省各地，劃為若干軍區；行政專員受軍長指揮，縣長受師長節制，使地方

政府一切行政措施，密切配合截亂軍事的需要。這個計劃，也是他底總體戰的一部分。

但是，這樣一來，就會把程潛投降共匪的陰謀給完全打破了。程於是唆使湖南省議會左傾分子來和白氏鬥法，使其總體動員作戰計劃，不能實行；程和親共分子，就可以貫徹其造反投共的陰謀。

湘省議會波詭雲譎

三十八年五月下旬上海、武漢、西安相繼失守，前方軍事多是失利的消息，長沙氣氛已相當緊張。六月某日湖南省議會舉行臨時大會，聽取白崇禧長官有關戡亂守土計劃的報告。白抵達時，程潛已先到省議會大門恭候，並以極客氣的態度迎接他，寒暄畢，即相偕入會場。是日主持會議的就是以後靠攏投匪的仇鰲（此人在湖南議會，很像廣西省議會的李任仁，李投共後，曾任匪偽的「廣西副省長」）。仇致歡迎詞後，即請白長官講話，白首先分析大局逆轉的原因，主要的有幾點：（一）抗戰勝利初期政府接納美國的勸導與匪和談，繼之以政治協商會議，拖延時日，錯過了剿匪機會，使匪利用時機，擴充地盤，從容坐大。（二）由於和談的緣故，對我方民心士氣，有不利的影響。（三）蘇俄大力支持匪，而美國則對我幫倒忙，並發表所謂白皮書，置身事外，使我失去却外援的力量。（四）地方政府不能配合截亂軍事的動員要求，民衆力量不能用於保鄉衛國，反爲敵人陰謀利用，墮入他們統戰的陷阱之中。這些都是最近一兩年來敵我形勢轉變的重大原因。接着報

告他保衛大湖南以軍領政的方案，並指出湖南對國民革命的光榮事蹟和偉大貢獻，要求省議員先生對於保衛大湖南的策略，各抒高見。

白氏的報告，簡明扼要，不到四十分鐘即已完畢。接着是程潛致詞，他表示對白長官堅守湖南的週詳計劃，非常感謝；湖南省政府和地方民衆，只有盡力執行這一方案，以達成保衛家鄉的目的。但在執行時如何才能做到迅速確實，以配合軍事上的迫切要求，以及地方上有無困難，還希望議員先生坦白直陳，以供白長官的參考。

程潛的話剛說完，議員們即紛紛發言，好像連珠砲一般響個不停。有些人更大放厥詞，如雷震耳，而他們的唇槍舌劍，都是準對着坐在台上的白氏，猛烈攻擊的。在表面上他們不能反對白氏所提保衛大湖南的軍政一元化計劃，因爲大家很了解這位足智多謀雅號小諸葛的軍政長官，兵權在手，鐵面無私，當這軍事萬分緊急的關頭，他定要銖銖匪謀，毫不容情的，誰也不敢在議壇散播投降的言論，自蹈刑戮。但是他們發言，都有相當技巧，多以地方無力供應軍糧及供役爲詞，最初發言的議員，還祇就事論事，說十多萬國軍入境，地方上無法負擔軍糧，希望國軍所需要的糧秣，統由中央直接撥放，以免因地方供應不及，影響軍事的進展。以後說話的人就逐漸離開本題，藉機會發發牢騷：說什麼北伐抗戰歷十餘年，湖南負擔最重；抗戰期中長沙大火，到現在還未能恢復元氣。又說湖南對國家所盡的義務雖多，但中央對我湘省人士並不重視，所以文不入閣，武不封疆，沒有我們應得的地位，實在不公

平。甚至還有人說：從抗戰到戡亂，本省壯丁，多數隨軍征戰，以致田園寥落，荒廢的耕地很多，收成不好，一旦要負擔十多萬部隊的軍糧，簡直是「官逼民反嘛。」像這類荒謬的言論，愈說愈多，會場中充滿了火藥氣味。最後仇鰲作成結論：湖南不能負擔國軍的糧食！

回馬一槍蚊雷頓息

按照政府當時的規定，國軍的糧秣是由中央撥款交由地方政府徵購的，但所發給的糧價和市價常常有些差距，尤其當幣值低落很快的時候，這差距可能相當的大，其不足的部份，並規定由地方政府撥款補足。在此種情形下，國軍糧秣，必須由地方政府就地徵購來供應，如果地方政府不担任購糧供應的工作，中央部隊便會無米爲炊的。所以這回湖南省議會作出「不負擔國軍軍糧」的結論（或決議）實際上是要逼迫華中部隊離開湘省，同時使白氏保衛大湖南的計劃成爲「畫餅」不可以充飢，而所謂軍政一元化總體戰，也完全落空了。

當此之時，程潛與匪謀勾結，進行所謂「和平運動」，白氏是早有所聞的。他所計劃實施的「軍政一元化」，也就是要瓦解程逆的迎降陰謀，而省議會的結論不供國軍軍糧，正是程逆和共謀們對白氏展開反擊，在議場上人多口雜，聲勢汹汹，先給他一個下馬威，迫使他退却而無法在三湘立足。這個殺手鐮，的確相當厲害，程潛心中暗自歡喜，以爲小諸葛這回必無法應付，但他仍然僞裝恭謹，很客氣地徵詢白氏有無意見指示

白氏在聽到省議員們所發表的謬論時，早已胸有成竹，作成了一篇腹稿。於是從容的走向擴音器前，用懇切和藹的態度先表白他本人和湖南的親切關係，要求大家相信他決不會加禍於視同桑梓手足的湖南同胞父老兄弟。此次奉中央命令，率部隊前來，戡亂禦寇，職責所在，人所共知。個人雖萬分同情本省人民對軍糧坦負的苦痛，除轉請中央另籌糧秣以維軍食而抒民困之外，決不能因此而擅自率部離湘，放棄守土和戡亂的責任。至於各位議員先生說的本省對軍糧負擔已重，若再徵購軍糧，可能徒增民怨，甚至為共匪乘機利用，這大概都是實情，也可見愛護家鄉，顧慮深遠。他本人決不忍心亦不敢強制湘人供應軍糧，無論誰公誼私情都應該如此。不過有一點，本人先應該鄭重聲明，俗語說：「養兵如養虎」，老虎餓了，難保其不喫人。萬一中央政府

的糧秣籌撥有青黃不接的時候，官兵為飢餓所迫而發生違紀行為，擾亂地方；或者對於主張不供給軍糧的人，未能原諒其苦衷，或加以誤會，希望諸位及全省父老不要歸罪於他本人，那是他所感激和盼望的。

白將軍說到最後這幾句話時，面色頗為冷靜，語氣亦轉為嚴峻，並把他如電的眼光掃射全場，特別注視那些言論比較激烈的議員，使人不寒而慄。這時整個會場似籠罩着一股嚴肅的冷氣，頓時鴉鵲無聲，形成一片靜寂，白氏臨將離去時，仍然表現出大度雍容，彬彬有禮，並無不悅之色。只有程潛和仇鰲似乎覺得很不自然，臉色顯得蒼

白的樣子。最後還是仇鰲靈機一動，看到勢頭不對勁，當白氏正開始步下講壇的台階時，他高聲說道：「請長官暫時留步，軍糧問題，還得從長計議。」這時程潛走在白氏後面，也趁機挽留白氏歸座。於是仇鰲以主席地位，建議在中央政府撥給駐湘國軍糧秣未到達以前，先由地方籌撥，並以三個月為限期，這動議立即獲得全體議員鼓掌通過。（事實上不滿三個月，程潛已將湖南投共）

這次事件，證明白氏在緊急危難關頭，能隨機應變並發揮他的語言天才。從前諸葛亮在東吳舌戰羣儒，這次小諸葛在長沙舌戰湖南省議會，這兩件很不平凡的事，相隔一千七百餘年，可算得無獨有偶！

程潛等人終於投共

俗語說：「形勢比人強」，又說：「兵敗如山倒」。華中部隊（特別是張淦兵團）雖是一支多年來打共產黨很有經驗的勁旅，但當時的局面已有土崩瓦解之勢，白崇禧縱然想孤軍奮鬥，支撐危局，亦難於持久，只有將三個兵團約十餘萬部隊撤到湖南再撤至湘桂邊境和兩廣地區，作保衛廣州臨時首都的打算。不料八月四日程潛和陳明仁忽然宣佈投共，白崇禧的部隊這時已移駐湘南及湘黔邊境的芷江一帶，未能遏阻他們的叛逆行為，於是湖南省境內大部分地區，隨即墮入共匪之手。接着八月八日黃杰奉命出任湖南省主席，在芷江就職，與匪相持一月餘，到十月初旬，全省都淪陷了。當程逆投匪的噩耗傳播出來時，人

心頗為震動，華中部隊除繼續抵抗共軍外，更面臨一種新形勢的威脅。

那時候，筆者為籌辦「知用文理學院」事到廣州住了兩個多月，進行相當順利，（教育部部長杭立武，次長吳俊升等俱說可以批准設立）而廣州各校已在疏散，我正擬購買船票前往海口，到海南大學去教書。和朋友們辭別時談及程潛的事，都不勝惋惜。因為程蓄意叛變，廣州中央政府早有所聞，但李代總統宗仁優柔寡斷，沒有處置的辦法，只由白崇禧長官加以監視。迨後風聲漸緊，白的部隊已撤離長沙，集中湘南，政府然後用調虎離山的辦法，安排程潛到廣州就考試院院長之職，並派國防部次長黃杰飛長沙接駕。黃曾任長沙綏靖公署副主任，為程的助手，又是同鄉，但當黃到長沙時，程竟避不見面，完全不理會中央政府對他的這番禮貌，只是暗中和親共分子加緊籌劃，早日造反，以向毛匪邀功，決不珍惜他一生的革命歷史和什麼人生晚節的問題。照理這種真摯無恥蓄意謀反的奸臣和叛徒，何必姑息養奸，留作後患。當白崇禧統率大軍進駐之時，就應該密電李宗仁，使用鐵腕或非常手段，將程潛和陳明仁都扣留起來，以通匪重大嫌疑交軍事法庭審判，治其應得之罪，以儆效尤。這麼一來，必然可以振肅紀綱，至少對雲南盧漢、川康劉文輝這些預備靠攏的壞分子，可能發生一點嚇阻的作用。從保衛大西南以對抗共匪而言，程潛、陳明仁下獄或明正典刑，湖南不至於投共，華中部隊不至於撤離湘境，廣州也不至於淪陷得那麼快了。這是我們幾個教書匠的感想，或不免書生

之見，也說不定。(亡友胡耐庵教授，也同此看法，他以為李、白不拘捕程潛，不免胆子小，或過於畏葸了，至於想用考試院長來羈縻他，只有自討沒趣而已！)

從海南島轉進台灣

三十八年雙十節過後五天，廣州淪陷於共匪之手，政府放棄廣東，遷移重慶，(筆者那時在海軍大學)。十一月五日，白崇禧在桂林召集軍事會議，討論今後行動計劃，會議決定將他所統率的三個兵團向南移動。由桂南出欽州(廣東欽縣)，然後由欽州轉運海南島，並決定會同友軍如劉安琪、余漢謀、薛岳、陳濟棠的部隊、剿滅土共馮白駒，堅守海南島，像台灣一樣，作為反攻復國的基地。這計劃原是獲得最高當局贊同的。海南島面積有台灣省十分之九這麼大，白

氏這個計劃若能實現，則反共軍事，可能保存多了一倍的實力，也就是差不多增加一個台灣的作戰力量。可是，由於運輸問題，不易解決，加以共軍行動相當迅速。自廣州淪陷前後，南路的欽州、廉州和雷州半島，已潛伏了不少共匪。廣州灣亦受了威脅。海口市和廣州灣僅一水之隔，由大陸撤退的廣東部隊，到達海口後，一部份人馬借住海南大學校舍。其中有一位高級將領薛仲述兄，是筆者早年的留法同學，也是很要好的朋友。他曾經告訴我一些戰爭的實況。我在十月下旬某日也在海口遇見白先生，稍稍聞知他們退守海南島的計劃。這正是我和海南人士所共同期望的事。

不幸得很，華中的三個兵團在南下欽廉的途中，被共匪截擊，大部分給他們各個擊破了。其中廣西子弟佔最多數的一個兵團，部分潰散，司令官張淦被俘，這是我於十一月下旬回到香港後所聽聞的消息。其後十二月十三日黃杰將軍統率華中餘衆約三萬二千人，被迫進入越南，據假道轉回台灣歸隊。這支有「海上蘇武」之稱的忠勇部隊在富國島，歷盡艱難困苦，終於三年半以後即四十二年六月安然回到台灣來。黃將軍有「富國行」詞古風一首紀之云：

「中華多志士，富國漢家營，喋血來萬里，忍辱惜餘生。編茅以為屋，削木以為兵。晨興聞號令，夜半有書聲。征衣慰遊子，溫如父母情。長幼皆有序，衆志可成城。共憂還共樂，必共矢忠貞。一朝頒歸檄，長驅復舊京。」

當黃氏於三十八年十二月中旬率部入越南的時候，這一個月的幾乎全部時間，健生先生都在海南島。他常常參加軍事會議，或乘軍艦出海指揮作戰或與各有關方面保持聯絡，或飛榆林港視察，工作雖然忙碌，心情却非常苦悶。關於由桂入越的殘餘部隊，他屢次和黃旭初(前廣西省政府主席)商量，請他向法國駐邕龍領事田友仁交涉辦理入越南簽證，以便設法照顧他們的生活。從這件事看來可知他對舊日袍澤部屬的懷念，還是十分殷切的。

從三十八年十月中旬至十二月初旬不到兩個月的工夫，我中央政府已經三遷其都，即由廣州遷重慶，重慶遷成都，最後於十二月八日由重慶遷台北。白先生為接洽重要公務，並向總裁蔣公請示機宜，乃於十二月三十日由海南島飛台，其後就在台北定居下來，直至五十五年十二月二日逝世為止，一共住了十七年，都未出國門一步。(未完待續)

竭誠為您服務的銀行

合作金庫

服務項目：存款。放款。匯兌。代理。中小企業融資。

代客買賣證券。

本庫分支機構及通匯處密佈各地，隨時為您提供最親切的服務。請多利用。

總庫地址：臺北市公園路三十號
服務電話：三一一八八一(分轉各部)
郵箱：台北郵政第三三號